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八

墓誌銘

趙仲白

仲白諱庚夫宗室潁川郡王之後曾大父某知鄂州大父
某父某始為閩人仲白少玉立風度如仙書一覽默記盡
不卷脫一字為文章神速兩試禮部不中第用取應補官
久之不調畿漕辟嘉興府海鹽縣酒務府公王舍人介檄
權青龍鎮執家或為大商地匿稅鉅萬仲白捕治之急執
家誣訴於外臺下吏鍛鍊成其罪坐停官王舍人抗論力



爭于朝不報仲白既廢杜門苦學貫穿白氏特邃於老易
喜緯書坐一榻下籌布著不已以為世道隆替人事成壞
皆繫乎數從方士受水丹心獨神其術設禪尤高朋友莫
能語難其平生志業無所減一寓之詩叢藁如山和平冲
澹之語可咀而味憤排悲壯之詞可愕而怒流離顛沛之
作可怨而泣會中朝有知仲白前事寃者得復元官於是
淮蜀交辟而仲白死矣仲白性不妄交與潘檉趙師秀論
詩曾極論參同契輒暗合遇貴公張燕廣座命題衆賓方
頻呻營度仲白已非筆滿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未嘗

新壓人而每出人上故愛愛仲白者寢少嚴而忘之者衆
矣仲白家貧不屑治生烏帽唐衣自號山中翁所居隙地
纔丈許而花竹水石之翫皆備古梅一株終日吟嘯其下
其歸自海鹽新脫酷吏行李蕩失妻子奔踣藍縷猶以
兩夫舁一鶴自隨晚客京城聞鶴死惋惜不食賦詩甚哀
其情致風味如此嗚呼斯人不可復見矣予觀昔之文人
若相如李白世稱薄命然所為文親蒙天子賞識給札捧
硯之事極一時之榮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正夫名字流
入禁中數下詔書徵聘仲白才追昔人會開禧嘉定間天

下多事三邊用武君相所急多材建功名之士而山林特
起之禮其廢已久由是仲白既窮終身其文不達於天子
徒為閑人退士衲僧羽客誦咏嘆息之具而已仲白卒於
嘉定己卯二月壬戌年四月十七日庚申葬於城西
七里甘露山配顧氏國子博士杞女有高才與仲白如賓
友男時願女二人時願哭謂子子幸銘吾先人念昔與仲
白遊二十年嘗約歲晚入山讀書仲白棄予而大行而無
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也急而莫予鞭也嗚
呼悲夫仲白既明數前知死日訪其友寺丞方公信儒求

棺及死方公捐美楨殮之仲白詩最多自刪取五百首所
着有周易老子註山中客語青裳集予早知仲白願今學
退才盡銘其墓有媿色至於附其家教其孤行其文字於
世方公青也銘曰

萬山四圍君藏於斯所埋者骨不埋者詩後千百年陵谷
或夷讀君集者必封崇之

林沅州

公諱誕字仲成其先固始人八世祖著作平遠福清曾祖
諱伯材三舉進士不第祖諱格特奏名為建州司理參軍

贈通議大夫父諱適元符進士第四人高宗皇帝再為
中書舍人終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母碩人范氏贈齊國
夫人所生母劉氏贈恭人公以父遺恩受承務郎監紹興
府稅漳浦縣丞親年高求監南嶽廟歷福建路提舉司幹
辦公事待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闕丁劉恭人愛知
潮陽縣除地領戶部犒賞所知沅州秩滿乞閑主管雲臺
觀改冲佑觀積階至奉直大夫爵開國男慶元丙辰八月
十日卒年六十九葬縣境大湖山之原累贈進奉大夫公
蚤失父母兄刻苦自勵事所生母盡教撫教亦任恩誼至

篤為小官數守職爭是非不肯屈理以狗勢潮陽時有肯
造戰艦州不出一錢符縣白科公為書條其其不便守怨
呵責愈峻公藏州符不行東塘欲去會詔寢其事潮州常
有賦外成丁船頭監錢民困苛取公以樽節贏財代百姓
兩年丁鹽之輸酒所時長官欲以利獻公奮然曰諸庫方
告匱乃以酒本錢為羨餘是不為明日計乎遂不果獻嘗
議欲以諸庫分隸諸郡而罷提領一司後因陸對復言之
沅逼蠻徠公之治以恩信為主而守備亦不廢民夷晏然
諸臺上其治行公力求祠歸不復出矣公請謹嚴格外和

尚別居家蒞官皆可師法人莫敢干以私終其身未嘗有
求於人自中年即倦仕進及三子中第喜曰可以遂吾志
矣蓋食雲臺冲祐之祿凡八年故人有氣力者欲相推引
境莫能致病草猶整襟危坐語家人曰吾平生無它憾獨
挂冠不蚤爾其止足無羨堅凝有守亦得之天性非彊勉
然也配宜人卓氏孝慈勤儉閭閻肅和誨子尤嚴先公三
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環終從事郎知靖安縣環今為朝
奉郎主管鴻禧觀瑒朝奉大夫主管崇禧觀同登甲辰第
琮終通直郎知海豐縣女三人長適朝奉郎通判臨江軍

鄭元清次適進士陳自立次適宣教郎知光澤縣潘梅孫
男九人公慶文林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門公永公奕迪
功郎

曰有是哉竟其役遂屬疾不起履婦邑人哭送烏虜占者
之言然耶君偶自死耶昔邾子卜遷史曰利于民不利於
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遷之五日邾文公卒君子
曰知命君亦以民為重身為輕而不惑於吉凶禍福之說
使遇聖賢必錄之矣君前配趙氏南恩守師讜之女繼謝
氏肇慶府教授特之女一男慶老前葬來乞銘余祖母令
人君之姑也當尚書盛時齊窳園池甲一郡今朱門喬木
儼然無恙而耆舊凋落盡矣不特興替榮悴之可悲也銘
曰 癸未十月君卒明年十月君寔辛酉維日甲庚維山

瀨溪之原賓州之汗英書曰然其繼必蕃

方武成

嘉定壬午冬莆田寶謨方公卒配葉母林不幸繼卒明年君自官下來奔喪盛暑營三寔距家可三十里余一日裹飯往勞役夫見君苦瘧疥呻吟原頭余曰君羸瘠已甚即喝死奈泉下何君猶有力封塋而返疾遂不瘳以八月朔卒君名左鉞字武成開敏有膽智卍角拔廣東漕解寶謨公使淮東兵驟起君窄衣習刀槊喜馳射益熟塞地事稍諒兵寶謨公既廢不用益自放山水間搜竒扶幽匹馬如

飛君策蹇驢隨其後以登臨嘯咏為樂短褐高帽風格散郎見者皆曰真方字若予也璽赦君伯父守梧持其表入賀補官授德慶府司法參軍歿時年二十五娶尚書易公被女一子肖鸞余論君父子間久尚未知君能詩及瀑上精舍成稍從余論質余未嘗深剖君亦不詳扣也既而怒長突起語出奇崛如海鵬天驥一奮千里朋游皆披靡退舍矣葉公適嘗曰此郎句法天成殆鬼神送興也趙公汝諒亦云武成詩如數十年用功者其見重如此初寶謨公有勞於國暫升且復用君尤倣儻疎雋平居厭綺麗而嗜

藍縷棄安逸而習麤澁固異於袴襦子弟矣而天并奪之
上而國失才臣也下而家喪鉅子也哀哉甲申六月壬申
易氏附葬君於安田洋祖母林夫人之墓曾祖憲陽江令
祖崧卿京西轉運父信孺寶謨公也銘曰 吾聞竒律之
士常在世間太白曼卿不死而僊信斯言也峭壁之上懸
瀑之下安知吾武成者不追雲逐月來往而盤桓耶不然
若斯人者豈其奄、而遂盡於九泉耶悲夫

閣阜道士楊固卿

固卿楊氏名介如豐城縣梅仙鄉人父文廣母徐幼入閣

阜山為道士寶慶元年卒年六十八葬南園之麓固卿學
通倫類道書外禪宗方技之說皆探骨髓聽者竦動開禧
間薄遊邊畫冊不售歸山不復出拾墮薪煮三脚鐵鑄或
遺衣履皆不受嘗主清江相堂觀一日諸文士集觀中倡
酬視固卿一黃冠師蓬髮垢衣寘之坐隅甚易之向至固
卿即吟曰酒量春吞肩夜儻山坐皆駭伏有詩百餘號隱
居集固卿徒嗣弟伯椿姪至質同學道山中至質厚余請
銘其藏余觀固卿介潔高遠凍餓自守樂而不改殆黔婁
原憲之倫惜其異學殊飾說世絕物僅興彌明同傳而已

銘曰窮不求吟不愛歸并卸
初艾斬林公有重名學子雲集門下高弟甚眾君居其間
最幼諸老生往往避席十五拔鄉解於斯時也君德蘊畧
如孫策下江東時然南宮綽戰不利及奉紹熙癸丑廷對
四十餘矣蓋流州縣又四十年八十曰以紹定己丑二
月某日卒焉庫命也夫命也夫君卓氏諱先字進之其先
自扶風徙閩居于莆曾祖某祖某父某從政郎妣太安人
鄭氏君文高焉氣直据經是古以此遷擯塲屋居官廉靖

自守無老人相莫遙遠之態為龍溪縣主簿歲旱疫君施
藥多所全活太守傅公伯成閩南鬚髮為白檄君禱靈著
廟返命兩至父老請即謝傳公曰此主簿兩也為永慶軍
節度推官郡倚以治太守欲昇京削君曰吾素無榮望故
心平而氣和一開其端方寸擾矣自此始矣因辭焉為增
城縣丞常可否道甫長官賴以寡過踰四考不得代經略
使辟新會令君曰吾老矣落南忘返宅日何以見魯衛之
士復辭焉用省罷法去為建寧軍節度推官亢旱松溪政
和建陽浦城四邑仰食下流客米至是府禁米舟出城公

爭曰曰邑獨非建氏乎太守史公彌堅不以為忤蓋重之
然君倦游歸矣歲晚里居食獄祠之祿貧無甌石客至必
命酒歌散出金石過空無時留客清談乃去中更祝融曰
祿之厄圖史器服皆盡人疑君不堪君亦不改其度夫人
黃氏賢而好施先君二十年卒嘉定甲申君以夫人附子
興教里芹山先塋石為壽壙曰子用光次用偉早世次用
高後叔父久次用龍一女適趙時儻用光等以某年某月
某日舉君之柩合葬使來謁銘昔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君自重寡合而崇禮陳侯

家闕清鄭令君塋皆彌君不容口陳鄭亦鄉善士也孟子
曰觀遠臣以其所為主君初筮為傳公所知傳公後貴顯
終身敬君不衰傳公一代端人也烏虜君可以銘矣抑余
有感也世常謂才與名相須位與年不相待君有賈姓終
童之才而少不策名有公孫丞相貢夫入之年而晚而得
位然則自處雖無恨尚論人物者不能不為君恨也銘曰
嗚呼嗟君少岷裔既願不墮哀廉自持吟自怡吁嗟天理
難推策見焚藁無遺君不銘孰後知之
若夫主隴庵教先生

教先生諱陶孫字器之福州福清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贈承事郎母陳氏孺人少貧以學自奮嘗遊於潮人爭
執弟子禮淳熙庚子鄉薦第一律賦傳海內為式下第客
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卒虛誦席旣迎致已而入
太學中慶元己未第主通州海門縣簿教授漳州辟酒所
幹官改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用薦者改秩僉書平海軍
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上登極轉奉議郎賜緋
魚袋主管華州西嶽廟基疏鑿一秩寶慶三年十一月丁
亥卒年七十四先生內履摩雲衝斗之氣而外自蟠屈寢

趨平夷然長身雁眉軒昂驚俗與人交際機疎語簡知者
也以為質不知者以為亢惟漳牧趙公汝諧番禺師楊公
長孺尤敬愛趙詩律高無對壘者獨先生與倡酬楊性峻
或面馮僚吏見先生必改容始不樂往溫陵州檄迫之行
竟謁告去常平使者雅聞先生名行部至州怪先生已歸
因上言教某可予祠矣先生起寒苦涉憂患明練世務歷
官多可書而設者但日以名儒自有載籍以來悉記覽亂
籤叢帙披所鈔纂奇字奧美穿抉呈露諸文皆有氣骨可
行世傳遠而天下獨誦其詩初朱文公在經筵以耆艾難

立誦除外詞先生送篇有句當年靈壽杖止合扶孔光趙
丞相謫死先生為甲寅行以衣之語不涉權臣也或謂律
詩記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風旨急速捕先生微服變姓名
去當是時也先生少壯志憤鳴號於都邑衆大之區幾不
免矣卒幸免既退既老佔畢於寂寞無人之濱金壁易求
先生之隻字半句難致然先生詩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
衆而江湖集出焉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焉烏虜前世
以言語得罪者多矣種豆觀桃往哲深戒至本朝列聖好
文憐才騷人雅士往往以文墨受知簡齋放翁詩膏驗矣

先生之詩主乎忠孝不主乎刺議送朱哀趙之作發於情
性義理之正顧藏稿不輕出真詩未為先生之福而儻詩
每為先生之禍烏乎悲夫先生奉親孝拊弟有恩意娶崑
山沈氏夫婦相嚴如賓室無妾媵躬執炊爨其清苦如此
晚稍有俸錢即故山築宅一區買田百畝有詩文若干篇
未詮沈夫人先三年卒祔東臯先塋于農師以紹定二月
年四月庚申奉先生合葬書米速銘先生早游學四方所
交類當世人間白首還鄉輩行將盡名理幾熄深居罕出
客至從戶內探手謝絕之新學晚生少覩其面至疑先生

眉宇有異獨喜於太學博士孝君韶監南嶽廟林君公過
還往若余者亦先生所素厚也銘曰
議郎之秩華山
之廟既壽於少復奪之耄卓哉矐翁疇昔自號揭之碑頽
以配貞曜

方子默

淳熙庚戌主司選補太學生以禮義廉恥謂四維命題甫
田方君子默賦第一自京師達嶺海採筆之士鬣髦之童
莫不誦習摹擬望君如天人韻律遂擅天下茶酒司業每
以得君為榮然禮部亦以失君為醜嘉定戊辰始用甲子

鄉舉恩奉大對擢冠等二等辟楚州鹽城尉監泰州海安
鎮所至上官皆驚曰平生聞方子默尚在州縣乎爭荐之
僉書平海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簿復僉書鎮
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負場屋盛名白首莖士勤民憂職
不以雅士勝流自居鹽城兵飢制置使下令賑濟州議半
糶君乞全濟以檄行淮陰寶應二縣初置局縣市君曰縣
戶三萬布四千兩析局為七遐僻靈惠為家十餘區以瘞
暴骸在泉真公德秀為守李君方子為僚泉人賢真公又
賢二模君常言減門刺史破家縣令此哀世庸古公推首

禮梯君子民之父母而已真公擊節其賓主間議論亦肯
如此在洪林價偶平酒使獻策令秋輸以林代苗君曰林
貴杭賤常也今得權輸後為永例矣滕公強怒覆然罷之
先是官令城中監肆各出絲易楮監僧魏彬請括責南陽
新建口岸三十處監肆如城中法君曰口岸異城市小販
非巨賈縱將安出卒罷括責始君改秩以格不得入縣既
佐二府又以格不得入倅故真公每以仕晚用小為君恨
焉君號一世宿儒而兢畏挹損特甚於他人與童子言必
誠必敬性情儉傲表故褐終身不易至居官則秋毫不苟

取將去海安舉例券九亦緡婦之有司監使吳困歎伏晚
節倦游兩俸叢祠積階朝散郎賜緋魚袋年七十二紹定
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家君諱阜鳴曾祖伯通擢
進士第為兵曹參軍祖子寶猷書釋褐終漳浦尉父秉白
贈朝散大夫所謂草堂先生者也草堂當阜陵時外臺以
廉傳家惟書數厨君既仕蔡俸金買祀田事兄如父拊姪
如子旬浹一會族黨勺羨杯節常割而食娶田安人先六
年卒墓於城西篁紋峰之陽子棫太學生次真孫次淮孫
將以明年十月某日奉柩合葬械哭求銘余先君子與君

同斫席君于家山中願余獨異余為建陽令廢學文矣君
自江左歸方留錢十萬布坊書焉乎余壯而嗜君老而勤
可愧也夫然受教四十餘年情誼素篤記河東之先友傳
襄陽之耆舊固後死者之責不容辭也銘曰人謂才學不
足以發身兮或英妙而奮飛謂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華
皓而棲遲七秩非大兮外郎排舉其學山海所試髮絲
烏乎後人兮微此埋辭

孺人鄭氏

故海陽陳令君諱坦之配孺人鄭氏以紹定元年三月六

六日卒年五十一明年三月丁酉合葬于令君之墓子男
二人玘修職郎新吉州太和縣主簿瑄將仕郎孫男一人
渥將仕郎女五人長適文林郎潮州錄事參軍趙汝股次
適修職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場公事梁均餘在室
孺人諱懿柔少習經傳至釋老諸書皆口誦心記多識故
家事以元樞之女嬪相國之孫門盛族大而能盡敬極孝
尊於已者嚴之卑於已者慈之內外無間言有婦道焉令
君歿孺人作家舍靈巖山之東閉門自誓閨閫肅然有妻
道焉課男以弦誦訓女以箴史其持家以儉為主然伏臘

冠昏卒禮無違有母道焉珽泣謂余子辱與吾先人游今
吾母將葬盍銘乎余惟孺人席華腴之執而無驕侈之累
履變故之地而有潔白之操敬述其大槩於誌若夫兩家
爵里世系在太史氏不復着也銘曰 孺人母汪端明之
女率我家法彼婦矩

王翁元

余友王必成字宗可俊人也 有塲屋聲六上春官不中第
終於寧德令其弟自成字志可吉人也未幾復終於翁源
令里巷嗟惜翁源君將葬孤特乞銘余曰銘必有據也子

之先人官薄而事軼惡乎銘時袖書一卷載君世出言行
無毫粟漏失余覽之愀然曰是可銘已按君之先自泉徙
莆曾祖某祖某贈朝議大夫父某朝議大夫知常德府君
以父任為徽州黥尉比去邑無盜為南劍理掾俗狼刑繁
君至剖讞無滯再考獄空州人以為異事治翁源先教化
患邑少儒捐俸葺學以倡厲之立墟市行保甲通適弭盜
瘴俗甦息不幸半載病卒秩止從政郎年五十三嘉定十
四年八月二十日也後八年紹定二年十月二十日葬于
塘基井山之原前夫人方氏先妣祖塋與君同山異壠今

夫人林氏三子嘉早卒次時次鼎、為叔父後三女長適戴守中次適蔡若公次未行君樸茂寡言笑居官尤不善游飲僚友每日王君在座殊令人不樂尉有獲盜上州者君鞠其獄尉訖郡僚懷黃金為餉君大驚謝絕之尉慙曰理椽郤吾金敗吾賞矣獄上尉論賞如格初徽守趙卿布遠劔守朱公端常嘗以大小狀薦君、自不級汲故莫有繼薦者或為移書求職司君寘架上書生塵卒不取觀時所記君遺事類如此又曰吾父平生無它廉退二字而已夫不受金不覓舉士之常事非卓行也揭常事為卓行烏

乎世變為之也若君之所自守豈非澆薄之祥瑞叔季之廉退欤然而榮途華軌夢想絕企先疇舊廬尺寸不增先選調位不足達志歿嶺表祿不足返喪烏乎廉退為之也銘曰 吾嘗游君兄弟之間長君彬、少君謙、然寧得無一名之遂翁源有終身之淹嗟夫昇不肖者常豐子善人者常廉莫致詰於茫昧庶乎有光於幽潛

亡室

福清林氏自南度百年號禮法家君曾祖適龍圖閣直學士祖埏知沅州父琢今為朝請大夫直祕閣為余妻十九

年余宦不遂江湖崩海行路萬里君不以遠近必俱嘗覆舟嵩灘十口從死獲生告身橐裝漂失且盡余方窘橈君夷然如平時又嘗泛灘江柁柝舟漩危在瞬息君亦無怖容余貧居之日多君節縮營、薪水未嘗歎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改舊蓋其儉至惜一錢然於孤遺則抽簪脫珥無所吝其仁至不呵叱奴婢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余應官行已退休之念常勇於進為澹泊之味每釀於酣耄者君佐之也余調建陽令君已冒弱惡食抵官且愈矣復感風痺神色逾好不類病人余垂蒲君苦脾

洩餌歲丹黃芽百粒不止既承父老薌炬環匝縣門膜拜所謂佛者為君祈安既逝邑人相吊如喪親戚既訃鄉之賢士大夫皆言余曰孝敬慈順可為內則者今亡矣君諱節封孺人生於庚戌十一月十七日歿于戊子七月六日年三十九明年小祥之翌日壬申葬於壽溪西劉之原男曰昌既冠曰昇女曰靖曰繁昇與二女皆天庾生一男一女尚幼初秘閣公與黃宜夫人婦賢聞一時君清約似父淑媛肖母婦余之年黃宜人卒又三年舅侍郎卒執喪毀瘠泣慕終身事姑太碩人恭敬處妯娌柔順侍族戚有恩

意故自返柩至封坎六親之哭者哀而秘閣公與吾母之
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君有至性忠孝大指皆暗與吾
徒合往年虜騎大入余當從主帥督戰君適患懸癰呻呼
聒鄰壁余從豫未發君曰父病小橈虜入大恥若之何以
小妨大也余愧其言即日渡江臨絕尚捲、姑父又以昌
屬余不忍諱余曰鰥余身拊而子不使君有遺恨也君頷
之而瞑及是為双壙復為冢舍以讀書休息而今而後可
以修身俟命矣乃納石藏中銘曰
黔婁於陵仲子之
妻遠矣世之婦人鮮不以富貴利達望夫子也君則異

是以廉退為者好以義命為限止也然彼健而此廢彼壽
而此夭者則又何理也嗟、乎君行路之所哀况恩誼與
倫紀也夫既無獲于彼則宜有傳于此也烏虜悲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

方氏皆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秘書少監仁岳者其
後尤顯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
祖廷實左朝散郎宗正少卿兩世俱贈大中大夫父盛朝
大夫知南恩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任為藤州潭津尉再調
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
以樞密督視行府隸備差遣為使屬虜許寶謨公見堂上

餘班堂下君苦爭虜不能奪伴語者犯寧可嫌名君
見此亦合欲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
可乎虜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也時君年二十六往
返者再猶三資為惠州判官循州長樂令縣與汀霸潮梅
接壤固卓深阻姦宄伏藏君施監禁而盜清黷舍庫溢絃
誦稀少君作新學而士勸改秩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
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市軍需造戎器江東西搔
動君才高上無乏興下不知擾餘力新玉虹橋臺郡以治
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愛服闋主管仙都觀通

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方通判
不可郡並洞庭丁亥夏潦民皆箴居君適慮因傍郡所過
行視水災擅發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
與提刑交薦權州事前守童墮拘抽客木未用也提領檄
取之君曰木屬州不屬提領與半可矣因言州頃被火米
復舊觀盡留其半以葺州乎提領怒誣奏君興土木為遊
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於是四川辟萬州廣
西辟潯州皆不報嗚呼善事上官柔也不畏強禦剛也扶
貴征利勢也守職抗論理也國家于士大夫欲其剛不欲

其柔欲其拘理不欲其拘執而君之所遭如此蓋剛不勝
柔理詘於勢其來久矣悲夫君仕宦三十年常借僧屋以
居歸自巴陵始葺舊廬疾起脾胃以紹定二年四月二日
卒于寢官至朝散郎年四十九配林氏封安人五子長鉤
次璜卒先次鉤次鏗以某年某月某日英文賦里北山吳
坑之原君玉立美髯風度蕭散琴書猿鶴不離左右心悟
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楷道媚有黃庭之韻詩律
尤高以后山為師故家之美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為人精
練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貧其應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

緣它人使天假年豈不為材公卿悲夫君諱世京守可大
自號可庵銘曰宗卿仗節過故宮手攀陵柏號悲風還
奏有淚濺袞龍紹興開禧時不同相主復讐孫和戎憤平
恥敬耆舊空反復前事思遺忠

直秘閣林公

公諱璟字景良福州福清縣人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格
之曾孫龍高閣直學士贈少師通之孫知沅州贈金紫光
祿大夫堃之子少入太學淳熙十一年與兄璟環同擢進
士第公唱名第四教授鄂州始贈學舍往時丐州家楮羊

後村先生集卷之四
三
稅錢助養士邵公不取秩滿差幹辦江西路轉運司公事
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西路提刑司公事丁金紫
公憂服闋幹辦兩浙路轉運司公事沈運使作賓名能吏
事亦委公沈公畫諾而已畿輔之訟多抗於勢公介峭自
立門絕私禱有旨與掌故執事政欲撓授公謝不願既歸
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起用他人開禧未始除吏部架閣嘉
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
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
建法施令有以異前日乎廟堂除授未公宮掖請謁不肅

孤士況下僚窮民茹氣怨陛下貞誠有餘剗斲不足名更
化而實不更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流言戰鬪流
移飢疫盜賊之餘民生可哀內帑積而不散擬廷用而不
會戚里無勛勞而繼富貂璫藉營糶而乾沒盡討論裁樽
以裕民乎又言今天下之財盡歸贖吏破數十贖吏之家
可活數百萬之民矣改國子博士求去出知興化軍前守
坐楮價罷姦民動以歲落訐良善持官吏公出令曰詔書
不示乎予者受者俱坐之應交易已受錢而訐者罪如詔
書未受錢未為行用止罪訐者民不復訐監司按產高下

配民藏楮公曰民未戶曉請為期屢寬之權點官至公又
使吏摘語民得為備比去無一人犯令郡多佛寺鬻寺取
財名曰實封逐僧沒穀曰名拘搆公悉罷之郡計反羨蠲
三縣夏稅寺院五之一第一第二第戶三之一第三至第
五等戶半蠲之錢至第六十錢戶金全蠲之以樽節錢代
輸其治以惠利惻怛為主待吏民至誠無鈎距然情偽皆
得未嘗拒人絕物然非意相干見公風度往忘言而去
自有郡以來獨公遺愛者久而見思知全州治全如蒲未
兩月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引疾辭不拜全人惜奪

公不有嗣 孫數輩鰥老矣相率造拜願公母去改知袁
州疾愈袁人將來輅力請祠兩任成都府玉局觀改建康
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今上訪落台赴行在再辭再不
允公拜疏不已曰臣進無所補退非為高以卧病家不任
朝謁惟聖朝哀憐 上知不可奪除直秘閣主管亳州明
道宮訓詞云節身謹行為郡廉平者朕眷之如此貪刻躁
競之習亦可少愧矣明道祠滿有詔曰任視勇退如榮進
保閑冷如權位舊廬略繕葺小圃粗種蕝翫花木之芳潔
不酣賞也愛風月之高爽不嘲弄也體中佳時幅巾短褐

野眺露坐悠然忘歸每言吾一生無求最樂又言人不可
有勢不可有名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願交聞人曰
名之所在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春疾動涉秋不
俞食寢少氣寢微猶自力無清容對子孫無媿語整衿拱
手以至於逝九月晦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議大夫公
弱冠擢高聲留滯二紀纔為掌故學官中年去國白首辭
名立身本末世莫瑕疵平日論著晚恣藁惟存通鑑記纂
其間精識多先賢所未及楊震四知之類論自漢謂之名
言公曰震舉茂才而得懷金之人是不知人也此言之至

於我是不能使人知己也嗚呼公賢於震遠矣名理之名
他無嗜好奉已雖壽親故待公而食者若干人傾囊賑款
買田贍宗無柄而及物不富而好施人以為難性友愛與
容州使君少同登老同退秀眉黃髮時論以方二疏遺言
無一事可恨恐戚吾兄耳配宜人黃氏溫陵人通直郎輕
之女幼隨母聶夫人依簡肅林公簡肅愛之如子既嫁公
嚴之如賓為人有識量達義趣澹食素飾相安隱約先公
二十年卒莫清遠里福勝山之原二子公過迪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公選男四人觀同合新自宜人歿二子朝夕侍

公跬步不離家庭誦肆偶有會意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
閨門之內公過始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
恬退法然也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
不幸克莊悼亡公始哀病悲夫二子以十二月八日奉公
合葬哭謂克莊子宜為銘公制行冲約有黃憲陳寔之高
論諫明辨有價詎陸贄之通治民豈弟有陽城元結之思
可以厚風俗尊朝廷而淳湛閭巷積業不究惜哉自古及
今士之卷懷退處者多矣卒莫我知也時莫我用也若夫
既知之矣將用之矣乃獨其志長社不返豈非大場所謂

遊之無之聞孔氏所謂樂而不改者欤是不待銘而傳者
也雖然不可不銘也銘曰余欲揚公之善公不近名揭
公之清公畏人知後無良史公託銘詩苟有名筆卓行循
吏非公其誰於乎後人勿廢茲碑

姚元泰

君姚氏所居江上介興福之間籍占二郡始名正夫拔莆
田解開禧甲子易名元泰福州首薦考官真公德秀也天
下皆誦君賦尤工策論筆千字辨灑條達累上春官不第
今上登極君當拜官不就卒年五十有五紹定庚寅年正

月乙酉與配黃氏合葬新興墟二子悅早世榮一女適李
某嗚呼先行後藝古也行藝兼取漢也遺行取藝唐也據
取士之法自唐始然當其時正同得求勸陞有權聽與是
也先達得薦士陸修韓愈是也士得自荐行卷是也論定
於平素而一日之上拙矣不與焉至本朝文法益密主司
不敢求先達不敢薦士不敢自荐糊名焉置棘焉公欲糾
劉輝而得劉輝蘓公欲取李荐而失李薦二公皆文擅當
世眼高四海而抑揚去取之際如此然則君之屢擯於春
官無怪也君博通經子疏義音訓潛暗誦入試用某第某

亭出閱無一字差銘曰 昔孟氏有天壽人壽之論嗟君
平生所欠一第若其天壽豈不素貴也哉後人嗣訓勿墜

顧安人

安人顧氏承奉郎致仕林公美中之配承議郎清相通守
百嘉特奏召百揆之母年八十七紹定二年十二月既望
合葬烏山石孫男五人女一人適方雷發曾孫男女各一
人始安人歸林氏夫貧子幼賓敬誨育情誼兩篤承奉公
厚德稱鄉閭二子儒學奮科第安人力也未嘗觀書而是
非皆中於理通守成章時誦通鑑安人聞奉皇漢祖

事以為仁暴不同興亡亦異中年稍喜佛學然不泥像教
自治心性而已通守為永春宰有惠政則曰老人之教邑
人亦曰壽母之賜相率禮所謂淳樸者屢矣嘗有一月中
酒行一二方便事以此自勵亦以勵人見里好善者為惡
者必曰若有天道豈無罪福通守仕益久家益薄詣其居
井曰蕭然升其堂裨塋歡然勤孟母之機截陶親之髮若
千金之索馬負李路之米烹茅容之雞若三牲之養也其
慈孝如此前英通守命克莊曰銘以幸子謹攷安人之先
自固始徒甫祖時亨清海軍觀察推官父師顏母林本路

茶使某之孫銘曰一簞半菽共安臞儒之貧萬鐘五鼎
不待令子之貴可悲也可悲也夫

林龍溪

君林氏名及之字時可以孝謹自操持若嚴父哲師之臨
其傍也以禮度自檢責若法家拂士之議其後也發言主
於謙厚若恐有其振觸也制行歸於平寔若恐其涉矯亢
也為人自幼至老大槩如此人知君粹然佳子弟而已然
鬼訥而心敏表和而裏剛蓋人有所未知者尉增城豪吏
湛滑挾巨資倚長官占營房廣私舍君白臺闔毀居返侵

授掾湖州威遠與濮秀二郎在焉先時諸貴月遺庫官錢
三萬免俸無度君卻遺禁允諸貴皆曰司法清吏也不敢
怨用增城獲盜賞改官丞永福尤清苦吏卒不勝飢皆棄
去至自行文書宰龍溪壹意拊摩以術智立威為恥聽訟
恕督賦寬曰寧得罪上官無得罪細民貧吾縣無貧吾亦
子雖被訶詰終不改度代歸以紹定二年三月九日卒年
六十一秩止宣議郎賜緋魚袋四年三月壬寅葬於常泰
里羊平山之原夫人蔡氏一子友端二孫尚年幼初君大
父秘閣叅更摩節徽猷使闕廣江東西皆名部牧信泉

明福皆大州以清節聞天下身後塹屋一區田尤簿君廉
肯乎父祖而官減乎家世里人多悲傷之今夫驟貴者必
暴富本之才椽俄美輪奐舊無塊土倏巨汗酒者皆是也
陽虎曰為仁不富優孟亦曰貧吏死而家室富廉吏死而
妻子窮然則廉而仁不若貪而刻歟噫此為人欲方勝天
理未定者言也及定而勝則於公之門大而楊震袁安之
世貴矣曾大父中大夫諱選秘閣公諱孝澤徽猶公諱析
母令人黃氏吾母太淑人君之從女兄也乃叙而銘之
銘曰崛起而腹素官而曜倚君之家其有後乎

李節婦

李氏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也嫁期月孝曾死里中慕其容德爭求娶兄弟憐其少寡將奪嫁李曰夫死而背之不義姑死而弁之不孝請勿復言吾死王氏矣或曰如貧何李曰蔬食足矣或曰如無子何李曰絕者不可繼乎迺謀於姑取任之襁抱者為子里人初聞而賢之又疑之曰激於暫者每渝于久令于始者未必不繆于終也既而李事姑誨子皆應禮法持身如玉雪非歲時祭享不飾容服燕游俱削迹妯娌希見面蓋十年而姑沒二十年而子娶及

見孫男二人女三人於是昔之疑者莫不悚伏敬歎仰其人高其節也初王氏寡甚至無以養生送死李索積銖寸遂成中產冠昏喪祭未嘗求貸悉舉三世葺寄之棺及其夫序葬于常泰里蓼洋小葬其姑黃夫人於保豐里唐基小預坎其右曰它日以我附焉然後里人不獨悚伏敬歎而高其節顧其才亦不可及也紹定辛卯寡李氏居二十有八年矣四月己卯病卒年五十六向之煉伏敬歎者又從而悲哀悼惜之也子宜續遵遺命以明年三月壬午襄大事介余友人李綱來求銘昔歐公書寄臂婦人以愧五

代之為臣者余錄李氏之事抑揚反復非止為可內則學士大夫覽之亦足以自儆也彼其閨房婉孌所立之卓如此使為男子逢世變故必能抗夷齊之志受人付託必能任嬰白之事嗚呼可敬也夫可敬也夫李氏曾祖宗顏通奉大夫祖利正父宣仲銘曰言不出梱足不越戶少不踰禮老不改度藏其未掩之骸續其已絕之緒是為節婦李氏之墓

陳太孺人

紹定辛卯仲冬壬寅新安別駕方君符與弟篤禘其母夫

人于父府君之墓徵銘于克莊曰吾家事者莫如吾子願筆之方劉隣也克莊之先君子於別駕之君諸父友也敬諾不敢辭夫人陳氏祖繹之潮陽令父某蚤世無子夫人鞠于叔父及歸府君姑曰恭謹有禮法不當吾如婦乎族戚相語曰溫良無忌刻不當如某嫂乎母宋改適復寡無所歸夫人奉事之終身女弟適吳禔年亦寡夫人經紀其幼孤無倦邑常以古語勵二子曰民生在勤則不墮我婦人不解書意豈謂勤則事無不可為耶別駕君果擢第齋亦有教場屋夫人娶居二紀別駕君游宦四方板

與必俱佐懷安人皆曰佳哉王簿教京口士皆曰賢哉博
士宰瀏陽人又曰仁哉長官母教也別駕君仕後顯朱綬
象板娛侍里第夫人遽以庚寅年十一月六日卒年七十
四二子符箴三婿貢士黃龍應進士林復之棲穀六四明
人孫男曰子同嘗拔江東漕解曰斗孫如女仁不昔者詩
書圖史所載多閨門淑婉之事共羨伯姬以節孟母以訓
曾娥以孝蓋不可勝紀至近世碑碣始詳於王公大人而
略於婦人女子若以為無與于世教者夫如是則烈女傳
之不可復續而彤管廢矣若夫人者母之孝女姑之順婦

夫之令妻子之賢母也與書詩圖史所載皆合銘其可已
乎銘曰 林公立義里之耆舊其尹懷安升堂拜母夫人
有規令尹敬受烏虜夫人豈惟女婦使為男子凜然節守
我銘匪証以訂不朽

丁元有

甫無他丁君之先自固始遷校書郎諱彥先者傳四世至
君之先府君諱珪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楫皆貢于鄉
伯梅尤有聲場屋伯桂擢己未第今為宗學博士君諱伯
杞字元有於次第二度元丙辰入太學嘉定丙子監舉庚

辰內捨校定紹定己丑九月辛巳試上舍方握筆屬思暴
得疾扶出卒允臨齋年六十九博士哭之慟告于朝乞護
君喪還里不報孤南一奉匱歸蔽北山後五年癸巳十二
月甲申始克葬于豐城里後洋之原君在太學三十年行
藝絕出屢挫益銳乙亥舍園既定魁選以詩復韻絲時御
史劉公棠董試為之太息 今上龍飛久于學者例得仕
君獨辭不拜為人於倫紀最篤視親戚朋友急難勇徇之
忘其力之不足也母葉宜人配王氏二子南一拔漕解南
英後伯文二婿進士楊龍溪起黃景宣龍起者固烈士聞

君計從步赴喪不幸亦客死初府君刻意誨子以詩禮名
堂艾軒林公為篆其扁君兄弟競爽珠璧相映人謂如荀
氏八龍矣既而多不得年華而靡實士林悼惜存者惟博
士與君又弱一箇焉嗟乎積而報種而獲理也以君觀之
理烏在焉雖然智力之營有限而詩書之澤無窮府君一
布衣以博士贈朝散大夫君老不第而南一克世其學夫
在其子猶在其身也在其弟猶在其兄也亦理也由前之
論則為善者隋由後之論則力學者勸南一勉諸銘曰
天下載律尚荀體荀體發源自丁氏君最先鳴唱諸李吳

融徐寅飲衽避惜哉舍法虧一篑身不及試在厥嗣

方子約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履齋履齋者諱大壯字履之朱公門人也為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君以鄉賦上春官道攷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衆夕為作字說中度元己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書喜貽書賀履齋馬厯懷安主簿教授德慶府監福州嶺口倉教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罹祖母府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徵俱未上君為人情苦自勵其行修其

家達於鄉而接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聞之師質之友而惜之民無未合者焉為令佐不鈎距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為師儒不牢籠以鈎譽然士莫得而毀也自一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得喪一委諸父未嘗加毫髮智巧於其間自不求進世又無能進君者惟潭帥溫陵曾公表其邑家潤守金華喬葛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葛繼升廊廟君亦無拿翕趨附意紹定六年正月己未暴卒於寢年五十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艾之女後孺人林氏皆無所字庶生一女適命以弟喬次子斗孫為嗣

其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保豐里邱澤山之原君處眾中澹
然冲退形氣之清足以貴嗜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議郎
不滿一甲子里之善士皆相信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
君同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與君歿而無善可書有
愧不瞑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貴重其身如圭璧
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恨耶曾祖與祖耀卿
父由之贈宣教郎母太孺人陳氏銘曰 告士常人古之
所賢季也友是德後才先君老於外於理宜然其人則全
復于斯序

夫柯氏承務郎溫陵徐君奕之妻年七十二端平改元
三月癸未卒葬南安縣某里某山子泰閩清縣尉女適人
者進士柯百朋新臨安府教授黃鎮新古田縣主簿儲應
祥前知福州侯官縣李洪宗饒州永平監留元治其婿也
蘇餘為尼初承務君太夫人聶嚴姑也夫人事之而順承
務君疎財而好禮貨不盈而費濟廣夫人處之而安一子
九女側出夫人拊之如一晚得風痺疾一月寢驚寤曰吾
夢一奇女持花來令帷帳內異花無數即具盥易服使侍

疾者誦西方佛名奄然而化噫六合之內外果有所謂西
方耶若果有之昔之聖賢死者多矣未有至其方者唯後
世之匹夫匹婦變滅之頃恍惚之中皆曰吾往游焉余未
之信也然而疾不能存死亡不能怖其視沉繇床第貧生
坦化者豈不差賢矣哉以夫人之聰明使其嘗聞曳杖消
遙之歌為簣戰兢之言雖無西方亦有以死矣銘曰
生之變豈不痛哉達矣夫人孰為去來
夫入西方東叔
君方氏諱夫東字東叔曾祖猷祖庭輝父復之受業于朱

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履齋里人因以稱為
君未冠辭藻軼出遇鄉先生課群兒郡博士試諸生未
嘗脫魁亞蓋其精技手熟雖不新中的而自不能外于的
也然秋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理中必惜歎息曰是吾
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甲午年始與其二子洵孫清孫同
技胄解于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
薨得策卷竒之折號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旂鈴所至同
業者多為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調泉州永春縣主簿
歸道建安漕使姚公珪素聞其名檄攝甌寧縣府學教授

會永春趣成君亦以疾來還里至之日終于寢前為君樂
飲相度者莫不顰蹙而相弔也君為人豪爽久困名場與
益燥形益癯獨忠氣堅悍不衰與人交有情誼留建數月
爾民曰廉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丙申二月某日葬以
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冢在烏石山三子消孫國子
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消孫尚幼初履齋辱與余先君游君
辱與余游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
中否終身之通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明文之倫皆為之善
否則戚非其族戚朋友而為之善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

若國之人皆為之善戚嗚呼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
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于鄉悅于眾以行不專以藝
也古有所謂秀民譽士蓋王朝御大夫之選君真其人歎
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攜消清偕入京人謂一翁二季獲
出屬續頤謂二子曰汝在我庶幾不死銘曰五十策名
前則艾軒君塌于林解褐亦然局不冬卿曷不挾垣此大
且早彼肯以年嗚呼奈何命制于天其慶在後二子勉旃
世所錄黃柳州簡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廉將葬亦浚明奉家傳來乞銘

余瞿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固始遷閩至公
世祖校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璋祖文炳贈朝散大夫父
父刑部侍郎贈少師為紹興名臣公年十亦以胄守試春
官不利父任為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
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
卒于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易氏合葬
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被之女
子浚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楷公凝重靜默語
笑容止皆中準程出于自然律身居官尤嚴格初少師公

在諫垣論擊辜卿奔疾卒銜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猶
鍛鍊吏卒終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公一
閱得情會稽緝貴游雪獄寬豐城築廢堤修學政徭攻賓
州公調山豪義丁夾擊難獮無遺絕口不自言勞州始貧
比去帑庾皆寔柳之兵吏始按月支俸南宮有不肖者必
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剴削自立疑必有風稜不肯隨世俯
仰其在潤越皆以避仇去在嚴以許拒室去在柳以諫官
誅賄不得去同時汚吏愴夫多據要劇起頭美公方閉閣
蕭然食仙都崇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為權姦

推柳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忽已死矣公事母齊國方
夫人盡敬拊諸弟極愛歲晚雁行凋零始哀多病俄而摩
弟耆耄通守蕩復天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湯賓猶自
吾死無可恨如諸院孤幼何聞者悲傷其意焉銘曰少實
祐之相放利恬懽以賄少多為人否賢富挈諸霄貧擠諸
淵嗟以黃公白首瘴烟端平反是廉約者甄公不少需遽
斃而還前厄乎人後制乎天嗟以黃公返于斯行

周夫人

豐城熊君大經忠孝人也余令建陽君為主簿常勉余以

善有過必面規不少恕秩滿別余曰吾歸養吾親矣既別
余逢人必問君所向曰未嘗出也余甚賢之猶意未必堅
且久也紹定己丑君閒居五年矣其年十一月朔周夫人
卒起復吉州龍泉令不行免喪猶不調官余游賢之君書
抵余曰子其銘吾母也蓋余居田里守宜春使者禹君書
歲至以必速銘余賢其子又賢其母乃序而銘之夫人邑
之苦竹里人父師母胡氏年二十七為隱君子熊炳子着
之妻三十有二年而寡又二十有七年而卒年八十有六
其少也逮事祖姑皇舅尊者稱其孝其壯也獨當家事嫁

妻姑叔字夫之庶弟早者懷其仁及其晚也家從而愈豐
貨積而愈倍鄉黨伏其智子孫力學文質彬彬預計偕者
七人州邑推其義方嗚呼全矣明年九月壬寅葬撫州臨
川縣明賢鄉北山之原五男子大統大經從事郎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大原鄉貢進士大橫大經二女
嫁范汝翼范伯震統原綱汝翼前卒孫男九人敏孫莊孫
達孫能孫同孫詠孫餘未名孫女十人嫁孫諒胡叔子范
應麟桂鼎來范定子皮巽廖泉餘未行莊孫達孫皆鄉貢
進士巽登第為袁州萬載縣主簿余不及升夫人之堂而
辱友夫人之子竊以為夫人賢如孟光潔如陶母成家如
已寡婦合於圖史之載而余筆力衰惰不能有以發也將
何以慰君之哀思乎銘曰
簡短一篇寂寥數句是惟劉
子之文揭諸熊母之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一
墓誌銘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五十

墓誌銘

杜郎中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為元知名宰傳五世
至龍圖閣學士鎬為淳化祥符醇儒七世至天章閣待制
祀為慶厯能臣十一世至公諱穎字清老於朝奉郎贈正
奉大夫始為曾大父於右請朝大夫江西提舉常平圮為
大父于右通直郎知萬載縣累贈中大夫鐸為父令人黃
氏母也以祖澤為尤溪主簿草板籍欺隱老吏駭伏民有

腰金夜出不還者巡尉訪之無迹公至其所有史誦經眾
中公叱從吏收縛史其服寔殺此人取金棄尸某所如言
而獲或問奚自知之公曰史尾吾出郭營、往來吾固得
之矣歷贛州觀察推官太守施司諫元之繩吏急一日緘
片紙來云某吏方游飲亟簿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由邏
發惧者眾矣施公瞿然為罷邏卒去為弋陽丞揖令永豐
前此負課為六邑殿公約逋戶自輸吏請逮治違期者公
榜吏百復為寬期民爭輸恐後更以竄聞及去民相率詣
州謝得賢令太守鄭侍郎汝諧歎息具劾牘公謝舉者及

格願遜同官鄭公曰某知荐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宰
建之歐寧吉之龍泉公以歐寧命脉在鹽徒督賦無益悉
力漕鹽民賴以寬龍泉參半竅洞公拊以恩皆相告曰官
常欲難彌我曾令明府教我如子謹勿負之相勸以奉腰
束出賦租二邑皆號難治公精敏絕人午漏下即庭空無
事主管准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適佐武帥帳下暴橫公隨
事規切邏將恃帥信任為姦利公發其罪黜遠方有旨荐
士從官以公應詔擢知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與為地公
奏斥懦貪獎拔勇廉下令得盜貨十予七皆爭自奮始公

未至郡獲劇盜吏受賄輕其辭奏下當黔已論決復群劫
公命皆斲手以徇通歲發卒二百為虜使挽舟盜乘其間
公獄大代卒盜不得發屬邑民或窩盜殺捕吏阻擊郵卒
公擒獲斬之乃新學校精課試拔其俊秀相與亢禮士風
一變禱旱普照水湧起深瓶中高數尺兩三日歲大熟召
為太府寺丞入對乞于崇明料角之間造大艘五十募卒
千分番更處外備滄景內與黃魚許浦聲勢相接習海道
者以公言為然左藏吏始不敢以敗惡物入府庫惠民吏
始不敢以貴細藥售權豪遷戶部郎中諸路負版曹錢巨

萬郎官相押權符其實採緝一屈吏曰公始以李為限既
暮所負十減六七時興師北伐公輪對言國家旰食自此
始矣又乞詔朝臣皆得荐士馬外除江西提點刑獄募兵
方急諸郡布賞至驅掠市人吉南吉士民皇駭避匿公黥
數吏然後定監司久不安吏所下文書多寢不報公厲風
采嚴條約尤惡饕墨撫吏振民妻使入州宅教歌舞公逮
捕流之海島以妻還民郡守以兄居臺憲垢狼籍公方
勅治城與守俱得祠再暮知漳州未上得疾以嘉定
二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三年六月甲申祔于中

公墓次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五人東故某官次采
故迪功郎新建縣主簿次杲見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
淮西制置使知廬州次耒故某官次裴女適任應南張噪
王大韶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內行孝謹冲大公所
奠香林匪家二十里公徒步晨出治家暮歸省黃夫人以
為常歲時饗祭肅潔雖老猶饋奠居官方介自守在贛
辛提刑棄疾以私意劾贛守郡僚皆恐公蓋堪受其荐慨
然曰施公深知我事之益謹施公扁舟先發公徐獲送其
等而歸舉牒于辛公辛有愧色因屈公憲幕在戶部淮西

有魚池亘三百里贍千家為權要所擅且十年公奮筆奪
還郎歲得舉改官二員臺官屢托某人不許其筆吏自造
舉詞未趣公以狀白臺外亦史以謝而內御之江西之歸
蓋基于性沉審有謀慮將出按刑力為上言一路軍政宜
汰冗怯選精銳若優在旦夕者後二年而有峒寇之變自
妙至老言勤容止皆有常度初若嚴毅難犯即之和氣益
然于聲色循利常推而遠之室無吹彈囊無蓄積惟酷嗜
書手抄通鑑首末如一編文典實詩師工部深悔匿故少
知者謂子尤嚴東字晦之耒字子野皆擢第與侍郎各以

詞翰擅天下不幸晦之于野早卒公于余先君開禧同朝
侍郎于余金陵同幕嘉熙初元余罷宜春郡歸山中侍郎
方守安豐解重圍貼書請銘公墓余歎曰孝哉子所敬拜
使者曰諾其冬復被圍虜竭攻城不得聘又解去天子
擢子所列卿制置淮右明年秋復圍合肥城中出兵奮擊
斬級三萬虜又解去天子擢子所侍從于是復來速銘恭
惟昭陵為人物極盛之時然先賢已有中外惟一杜杞之
歎迨今時事益艱人才益少而侍郎出焉於乎杜氏之世
德遠矣公之義方善矣公官至 品其立碑侍郎功高位

卑宜屬筆顯人乃眷之于余豈非以其相從久有交誼宦
情薄無諛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而銘之銘曰 杜氏本
出京兆萬年廣明避地始居淮 後徙吹其今家樵川侍
制以才學士以賢倚尚書郎是邇是公少以剴聞至旄不
遷其修于家如處子然忽勇而往萬夫莫前勤民孳之憂
國惓鏡情庾隱燭事眇綿挾持孤直觝觸貴權豈不顯融
志業未宣既誣于人宜申于天是生貳卿仗鉞護邊彼皆
尾裂比獨壁全宗澤陳規相望後先人曰貳卿忠塞天淵
貳卿謙、翁之教焉香林之原府君之所我撰斯銘以永

厥傳
知常州寺丞陳公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復齋行誼表
一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諱宿字師道復齋弟也繇父
任監福州海口鎮泉州市舶務知惠安縣通判靖州知德
慶府需道州次改南劍州擢大理寺丞以親養辭知惠州
未上或言其滯改常州公方為所生母吳恭人服心喪不
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年三月己酉晨起盥櫛驟感疾
年七十積階至朝議大夫娶恭人聶氏二子增奉議郎前

福州懷安丞璧從 事郎潮州海陽簿二女長適朝散大
夫主管冲佑觀鄭逢辰次許適承直郎宗應先未行而夫
其年八月壬申增等葬公于南山之靈岩公內行素飭事
嫡母魏國聶夫人盡孝魏國歿事如嫡事兄如父官歲
尤謹管局務醜琛不能浣歷郡國苞蘆無私覲家人非時
需銖茗勺酒帑吏憚公不敢與在惠安與二州也皆增其
學廩創病坊繕廢橋雖厚費不少新為人恥表襮寡言笑
羣居鮮知之者恬進取拙交結居中無援之者白首留落
視新進少年掇出騰上處之夷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為

作銘焉嘉定以來 栢臣擅天下事自謂宰相專用門閥
取人雅重復齋將親之嘗曰先太師厚正獻何以助我于
是復齋方勸寧皇攬威權肅堂陞栢臣嚴憚之不敢害故
事貴胄免試邑公兄弟迭領民社泉牧西山真公上公邑
寂然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故不見用仕五十
年委蛇寸進蓋寶紹推之使遠端嘉挽之不迫而公忽
死矣悲夫公資長者人忤之無愠容終其身未嘗有傷人
害物之事初正獻公營第命梓人曰吾門扉當使媿媿革
可開闔者公晚即西偏闔于舍規模益狹于舊嗚呼謙厚

者公世德也廉儉者公家法也余所書皆實錄其世系則
見國史云銘曰 惟古世家源委可推石以謹蕃藥以快
陳懿哉陳公父兄是師以儉為訓以厚為基積之勿替韓
呂庶幾吾銘可徵一無媿辭慰爾後人霜露之思

賢首座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也業儒幼弃其家依疎山
寺始游諸方求道甚苦坐起顛倒若追罔而而捕景也既
至蔣山忽有所忽歌哭狂恠若獲夜光而按歛也夜造方
丈叩癡鈍師言下有省流汗洽體方寸豁然乙亥入闈與

向參僧嘉居囊山辟支岩或強師北歸至義江而返取戒
牒焚之益上絕頂跌坐日啖乾糧半掬既盡代以草根木
實樵者以為鬼物惟長老祖洪獨加敬久之嘉舍去洪亦
去繼者庸衲內甚師遂來石室眾買蓀塘廢庵以居之僅
容一榻自奉如辟支時學者輻湊有欲崇象教求利益師
曰佛在心不在迹有欲斷俗緣禮名山師曰佛在適不在
遠有言令世發其願來世觀其報師曰勿妄想有舉揚佛
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難撐拄師笑不答示人簡捷若可
一蹴而至余嘗詣師聞其微言退而歎曰丹霞趙州之流

是參徹千經萬論而付之一默行徧五湖四海而歸于一
室者簡節云乎哉郡以光孝囊山丈席屈致師搖其首居
辟支六年蓀塘山十九年嘉熙己亥十月戊午示寂年五
十六臘三十七塔在菴東初儒者陳公宓與師論持敬師
曰敬足矣猶待于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行堅確泝
味淡薄窮不改變老不退惰所以持之者至矣惟師而後
可以為此言未至于師而為此言妄也蓋與陳公之道暗
合又奚傷焉余友林君希逸尤重師誄之曰六經之外得
此良友且以塔銘屬余銘曰 師未嘗蓄蓄筆硯一日拾炭

煤磨梳低而為吾福國太夫人書所作十不去偁其卒章
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諸佛土假饒天使詔書來向道不須
生事故噫師賢于神放常袂華遠矣余述斯銘以警其徒
亦以愧學士大夫

直煥章閣林公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擢賢俊禮嗜艾喬公行簡大耋奮庸
李公惠徐公僑張公處皆秀眉鮎背接踵造廷而璧帛之
聘四出未已江西曾三萬金華杜游各年八十餘起布衣
入館閣俄復以朝請郎主管雲臺觀福清林公環為軍器

監主簿或言公不可彊致改知寶慶府公頓首辭至再除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又六年淳祐改元詔以公年八十有
八進直煥章閣主管桃源 萬壽宮三年正月辛巳卒于

家年九十某月某日與夏安月合葬于某山某原于男三
人公永公奕通判泉州某孫男四人武之高安縣主簿某
某、將以遺補授公字景溫少與兄環弟瑒同擢淳熙甲
辰進士第歷江山縣主簿仙遊縣丞教授沅州知陽朔縣
改秩知萍鄉縣通判靜江府知容州在郡年餘乞祠蓋退
而任鴻禧者四雲臺者再崇禧者三而終於桃源焉公自

為小官屢與當路有異同衢州委視輸以綿出剩餉錢五萬公曰歲剩九千兩以為常官吏可為愧矣力辭不受沅州委撰錫宴樂與公曰此鄒浩所不肯為也然以臣子祝君父某不敢辭他作乞改屬能者自重而不敬苟悅故三十餘年而後脫選朝命下萍鄉發常平粟七千斛由醴陵入湘江以餉襄師公爭曰邑僅有錢流通醴陵中間坡堰百餘所當此亢乾奪粟毀堰本先撥矣臺郡以其語聞詔免津發和糴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碩公又爭曰邑四面沮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無粟可糴雖有粟不可致郡為鑄額既復有旨萍鄉所糴三千碩聽椿留在縣又奏記倉臺曰今州縣常平或平數年不啟鑰豈復有粟哉為法自弊不宜膠執請令州縣各上實數歲畧一分為耗折所積不許過三年所畧至三分止使者陳公貴誼奏行其說于諸路它與上官往復論辦甚衆前為容管者抑民市鹽白米正耗外斛加二斗公悉釐革以紓民力其行事可慨見者如此公徧通諸經尤善屬辭塲屋之文歷一甲子機鍵如新而平生恥以文名精鍊世務材臣使能所不能及而居常語不出口歷官不求人知在萍鄉也鄭公

後村先生集卷之百一

性之出守察而異之及得政遂有甲午之招最後禮部李
侍郎韶召對言公高年清節遂有辛丑之褒時論賢公亦
以此賢鄭李公享上壽視步履終如中年饋奠必躬登
覽却扶宗戚慶弔必與不以老宿自居乾淳輩行凋喪畧
盡後生及門忻然延接或經時謝客下帷隱几嗒然默坐
而已仕至二千石苦貧自若衣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
漆自奉如深谷一叟爾前卒一歲預言其期屬纊顧猶子
公遇曰身安也去則歸真矣公預請其說公曰塞乎天地
之間通乎晝夜之道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遇

不遇道之行不行繫焉晚遇亦遇也方端平初召彼故老
衆幡然而起公往而不返然歎余曰侯霸嚴光舊也華歆
管寧友也霸以諛獲訊歆至此有愧豈若布襦羊裘而
終身乎既而同時諸人或老死或為人貶議惟公巋然獨
存上自朝廷下達州里翕然尊敬無異論嗚呼古有所謂
舊人耆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通議大夫
祖通中書舍人贈少師父埏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
銘曰公葬厥因葺數椽扁曰全庵取曾子焉在昔龔勝
豈不華顛老父來弔謂天天年公則異是鵠舉鳳審視區

者猶腐鼠然甘藿如肉以步易軒日與童冠商論遺編
亦或婆娑水涯山巔年幾百齡雪髯紅顏談笑而終猶如
蛻蟬嗚呼如公乃可謂全暇如斯銘揭之于所

林養直

余外舅直寶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二千石即謝病去
先皇帝予節今天子賜還卒堅卧不拜當嘉定寶慶間名
重天下人知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然遂其去而堅其
決者亦以二子之賢焉長寒齋次君也諱公選字養直少
寒歲齋二歲俱有至性黃宜人歿二子恐戚其父服勤左

右跬步不離夜闌燭盡常未忍退至老猶然公事無起遷
貨無悖入二子安隱約習苦淡內修天爵故山林舉壞有
真樂外幹又盡故冠婚喪祭無闕禮它人視其門庭蕭寂
井田荒寒若易堪君父子居之久而愈安君事長上接賓
友謙謹持甚惟臨財則恢疎傲儻絕不類其為人田園
所入會衣會外多以施予富者化其廉貧者懷其仁歲晚
弟兄世味益薄一燈榮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
亦非言語文字可傳者庶幾兩忘孔門之口耳兼得少林
之骨髓矣初寒齋當赴寧化尉建安戶曹皆棄不就君亦

以父遺澤與其子觀二君璧圭瓦身臭腐外物其制行高
詣理深高而深者余不能言姑述其粗而有迹者如此淳
改元君携觀赴海陽尉余見之喟曰君三十年不越戶
限詎宜南轅哉明年夏方舍人大琮師耆焉至朝拉君父
子同載余聞之驚曰君胄無穀氣又宜深入哉既至館于
府治之東偏俄而屬疾預知將終神識不亂以壬寅五月
丁未卒年五十一舍人哭之慟拊觀曰返廬歸孥于我乎
費又明年七月丁酉葬于清遠里田源山之原配王氏以
賢稱二子曰觀曰新晉孟氏有賢父兄之言至江左王謝

始立佳子弟之目二者若易合而常難值父欲退必牽衣
挽留父為善必掣肘抗環年耄矣而不使休息眷哀矣而
尚勸調護多欲掩清德崇侈敗素風者非一族也豈獨嬉
欵攸乎君世德遠矣自中舍為南渡名臣沅州佶中舍寶
章似沅州二君似寶章觀弟兄又甚似二君嗚呼林氏未
可量哉余亡婦宜人君女兄也觀來速銘乃書石納壙中
其世系已詳于外舅之碑銘曰古有龐公一門相高
余嘗評之世外之豪君則不然尤篤倫紀使及孔門有二
閔子大綱大法皆本吾儒惟治心性亦采彼書君達死生

寧計去住而我何為猶哭君墓

孫花翁

李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趙
不與江湖士友莫之于西湖北山水仙王廟之側自歛至
葬皆出姚君垣手姚虛齋趙公壻也錄李蕃李遺言介婦
翁徵銘于余嗚呼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哀落辭李蕃孫
氏名惟信李蕃字也貫開封曾祖升祖可父顯皆武爵李
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于婺後去婺游四方
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為繫縲一身之外無它人以貨

為贅疣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解院躬爨而食書無乞
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自號花翁名重江浙
公卿間聞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
長身緼袍意度踈曠見者疑為俠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
謹之妙散髮橫遠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也尤重
氣義嘗客孟良甫方字若家孟死猶奉其子孫字若葬
徒步赴義其卒以淳祐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葬以其
年臘月乙卯杜公轉臣趙公大京也李蕃一布衣以死
托二不卒賴二公已葬且築室買田祠焉天下而覽之李

著長於詩水心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而
鋒真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李蕃曰王介甫
堦柳者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潑得無狂之乎李
蕃笑曰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李蕃
者以詞沒詩其知李蕃也愈淺矣初李蕃與趙紫芝仲白
魯景建翁應叟諸人善而余亦忝交遊追念疇昔挽紫芝
李蕃同吟銘仲白李蕃書丹誄予若李蕃會哭已而景建
應叟俱死今銘李蕃馬稷下之談幾絕鄴中之舊略盡惟
余歸老後村左耳與臂遂偏廢矣未知它日銘余而誄余

者誰也豈不悲哉銘曰昔眉山公欲以和靖配仙王其
論已定余評李蕃和靖之亞儻分半席無不可者伯鸞要
離異世同調查不濟君偕侑新廟

林判官

初余為靖安縣主簿問父老以故長官孰賢皆曰福清林
公其人廉而仁卒官下始疾比屋禱祠屬續行路行吊婦
匱罷布祖祠送同僚至有遺子護視及闕而後返者時距
公歿且十年矣人稱思之如此長官名璟君其子也名公
慶字養源繇祖澤歷晉江尉興化簿漳州法椽鎮江府太

軍倉門甫田丞南劍州判官中年嘗慨然欲挂其冠余每
勸之止端平乙未既除母黃孺人之喪不謀諸人自乞休
致轉通直郎賜緋年終六十一余聞而歎曰君子是不可
及矣昔邵丹成子若貧而仕則循吏部資格雖覺庫可無
愧蓋榮進分表也常調券內也分表才智之所驚券內寒
峻之所安自漢以來然矣君不惟無分表之念併與其券
內者而割棄之不亦賢乎君屢參侍郎選率需遠成為椽
丞時上官屢欲論荐輒選謝不敢當終其身不識干堂覓
舉為何事既得謝以家務傳于深居默坐或與諸季商論

名理無雜交夙日佳時略至戶外無遠遊淳祐壬寅秋哭
其仲子十一月己卯以微疾終于寢配黃孺人前卒二子
豫晉二壻從侍郎新監臨安府龍山稅務黃孝勤登仕郎
姚圭孫男五人孫女四人以甲辰三月丙午合葬于靈德
里牛原山之原君曾祖適遠炎中書舍人祖埏知沅州至
君父子僅止選調或者嗟惜余聞古之大門舊族守而勿
失者家法種而勿毀者曰世德而窮達顯晦不與焉紀群
貴于祖父矣當時乃有公慙卿、慙長之論彥回榮于群
從矣識者方以為門戶之辱豈士君子之承家繼志以德

不以爵以仁不以富歎嗚呼君有辭以白其先人矣銘曰
不著其鞭而縣其車彼通我室彼澤我曜廉而仁者類
如是歎賢矣養源從先大夫

承奉郎林君

林氏皆祖九牧為蒲大姓而居前埭者尤著將作監主簿
矩君四世祖也君諱傳字叔珪蚤孤自立場屋頓挫迺盡
力教子塾致名師榻迎嘉賓、諸子競學力于學君與朱
孺人益勤生葺家索分錄為福尺拓疏瘠為上腴然他人
為之者或捐譽喪德君豐音適中不以儉廢禮有無相資

不以富害仁寡人昏莫扣門謁必有獲蓋君資流厚而孺
人又輔之以賢智禮中稱其長者紹定壬辰以希孔入學
需恩封迪功郎淳祐改元希孔擢第轉承奉郎人謂君夫
婦壽祿未艾也不幸孺人先卒甫祥禫而君病初若無苦
者君前知將終以家事傳子曰吾幸有薄田舊廬汝輩能
讀書寡過吾目瞑矣卒以淳祐甲辰七月己亥年六十七
三子希道次希孔迪功郎福州長樂縣尉次希賢二女長
適吏部侍郎劉公季子克永次適文林郎方伯春蚤卒孫
男一人孫女三人某十二月壬申諸孤奉二親合葬于北

亭山之麓從治命也初佛者黃涅槃為君吳祖武衛公卜
葬焉石峰白鳳凰展翼形也後君之宗上下數有并科第
簪紱不絕人以涅槃為神墓師必稽焉以余所聞考之有
既葬而露棺之前和者有不知其墓者然其後周公孔子
出焉豈夫生德不可以常情論歟抑其偶然歟吾意涅槃
復出必曰科第簪紱不絕詩書之澤積善之慶也君葬處
距武衛冢一牛鳴許亦吉許云君曾祖天倫祖伯成迪功
郎又鸞銘曰 竇氏五桂義方立王氏三槐由陰陽君亦
好善著州域三秀煌煌策珠璧仲也策名探囊獲剋哉聯

翻李與伯其祥末劑在兆宅 蘇之首趙孺衣牌 蘇入曰吾自林 蘇中入保 蘇一曰
余六任觀廟而食崇禧之祿最久屏居野外人知余不復
用凡求名利而西者歟得所求而南者鮮及余門徑草沒
昧一日有新漳西尉丘君雙荐求謁神西山先生與其大
父遺墨數幅俾余跋尾意甚眷 察君之色若將有求于
余者抑之踈踏而對曰吾婦趙氏將葬丐子一銘可乎余
辭以老病不任君抵溫陵以書來求益堅余決兒與趙有
連亦係之言之按孺人名善意曾祖仲忽檢校少師建節

開封判大宗正事贈太師諡簡獻祖士瑄承宣使知南外
宗正事贈太師諡忠靖父不廣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防
禦使提舉明道宮贈承宣使新興郡公母令人仕氏少孤
依兄死依堂兄潮陽通守善愛通守以歸立君不謂孺
人門戶貴盛在前代為翁主在先朝為族姬女以貴亦友
者已而事夫順處袖裡和待妾媵嚴而慈自以不逮舅姑
奉夫生母甚謹立君常荐于鄉既姻濮鄉法當拜官有沮
格之者將如京辨理孺人曰吾伯妹嫁吳中久別思一面
盍偕行乎及立君補授初品孺人喜又勉之曰士當自奮

毋徒為恩澤候也俄而立君再荐于浙孺人益喜庶幾夫
子之果成名也是歲立君挈其孥還理而返試禮闈孺人
以疾終于家年二十八淳祐癸卯十二月丁亥也明年十
二月辛巳葬于晉江縣興賢里三峰坑之原男呂孫尚幼
立君愴孺人備四德之全而不偕一日之享欲使孺人托
余文以傳者或警余曰子禁綺語而操彤管乎余曰蒙史
不云乎既謂之人烏得無情余者亦踐此境每讀潘騎省
韋蘇州諸人悼亡之作輒悲不自勝又謂久必消磨今老
矣而其哀如新以情度情立君有斷絃之痛而無鼓缶之

歌也決矣銘曰 闕鼎貴可謂神明顏舜華兮德和平方
好合兮琴瑟鳴忽變滅電雷樂極兮哀生事往兮迹陳悲
哉奈何兮托之斯文

林處士

乾淳間莆之學者皆師艾軒其高弟曰林田字叔疇艾軒
死嗣為鄉先生席下常數十百人經指授者多為達材成
德而先生竟老死布衣君先生子也名子恭字安父學先
生之學志先生之志亦久幽不改其操以辛年五十八後
十有三年淳祐甲辰臘月甲申子駒莫君于國清里湖頭

之原使來求銘曰吾祖吾父生不食其實死又無以發其
潛駒為佛子矣余聞其言而深悲昔張禹以論語桓榮以
尚書起家皆身為師傳貴極人臣禹諸子列九卿諸曹榮
子太常孫太尉列侯二書無負于二字矣先生學通禹榮
所不能通者然而無二子之榮遇有再世之不逢豈其懸
于天而無豫于人耶夫天遠迤而難見儒効迂遠而不近
孔氏曰考父至周末異代而夫子生焉王氏自博士至銅
川府君六世而文中子生焉修為人也遲速天也况駒賢
而文安知非餘慶之所在乎君二子駒長也次騏後伯父

二女嫁朱體誠余國蘭孫男五人銘曰
於叔疇吾猶識君揭于茲止
吾先君子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五十一

墓誌銘

王孺人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于新臨安府右司理參軍曾
堅生二子男回女嘉俱夭淳祐乙巳五月戊午孺人卒年
三十四明年三月甲寅葬于山陰茶山按王氏去烏衣入
剡自武毅始孺人于水心葉公所誌長潭公為伯祖于實
齋王公所誌孝友公為皇考一門雍睦江左舊族也曾氏
去章公居越自文清始參軍 文清為高祖于侍郎為曾

祖奕世文獻本朝名家也孺人幼事父母極孝既嫁事夫
之重親尤謹以柔順處戚族以慈恕待妾媵以勤約持門
戶舊患手痺及葬孝友公大雪視之毀慟屬疾返舍不起
曾氏尊幼愛之者皆哀而族戚州里聞之者亦莫不失聲
嗟惜焉余觀昔之名家舊族有一再傳而忝厥紹如敬異
向群慙日超畔鑒張許子弟不能通知二父之志者多矣
孺人一女子而能泝兩家氏族之源委績百二年慈孝之
氣脉可謂賢矣初棘卿侍郎隆乾間辱與余大父游參軍
伯父懃庵辱與余遊于是懃庵將八十矣以書來曰堅婦

將塋于宜銘孺人名幼平母杜氏孝友公名夢月懃庵名
懃銘曰 猗孝女亦賢婦石可泐銘不腐

林寒齋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過絕意干榮杜門樂道特改
合入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令條其所欲言者守
帥遣吏致上命君頓首自言素孱早衰因而退處本無高
論政爾偶然不足當朝廷優禮州以君異牘上尚書詔不
允君又言義可無取拙不能言惟有不取不言可以自明
願得瞑目為山林之民其年九月丁巳以疾卒于家年五

十八君世居福清之石塘配陳氏前葬清遠里翁陂山之
原二字同合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葬初寶章公當
壬子君不欲仕公強之調寧化尉不忍去乃翁乞奉南嶽
祠及寶章版闋或為君外移得建戶之戶掾辭不行舍前
有隙地稍植竹樹疏沼泚築室其間扁以寒齋終其身不
復出君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行于家子弟孫姪皆力于
善肅然若恐其檢責也自修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于鄉
比里族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
仕而貴悵而未歸者必相儆曰得毋為寒齋之愧否有位

者下一令行一事必卻顧曰寒齋不以為勵民否君子立
無同儕野處無寸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
北隱然有元夫鉅入在焉李公韶佐春官薦君榻前方公
大琮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
範議召君會薨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
前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君而惟
恐君之以為浼已也君終歲不出戶而商論世事酬酢物
態裁量人品毫黍不差束書高閣隱几永日而單辭半句
流出肝肺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以後蕭然單栖日或

蔬食取諸物者狹而望于天者普視名與利猶臭腐身與家猶旅泊也其學遠于性理貫儒釋兼朱陸晚益精詣所著有求心錄六記百詩別彙存窮士貧二吟離詩文百餘篇餘悉焚去屬續留詩別其故人遺言以隱服歛昔楊雄陶潛昏好恬靜不慕榮利然榮孫世累世故需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人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處者安留者損而去者全歟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者非惟君之素志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子養正其世係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

猗君所立歟天壤俱超乎畫前復于性初以為釋耶則踐乎實以為老耶不放于虛探千古之秘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以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攀有欲求之于君之書

少奇

少奇劉氏名偉甫余仲弟無競之子少頡頏美風姿機警善辭令入而事王母父母諸父兄怡然其順也出而接姻族朋友隣里鄉黨盎然其和也幹家盡應世務綽然餘裕也羣記書評古事纒然可聽也為律詩殊清麗以父

任補將士卽淳祐甲辰年三十矣入京銓試得滯下
疾服藥灼艾不癒以六月甲午卒于客卽從兄強甫為治
棺殮計至州里之人皆喟為吾家惜而吾母魏國太夫
人聚族哭之盡哀母宜人方氏生母孟氏娶朱氏生巧女今
十四歲繼顧氏生男存僧又庶生願女存頌之生少竒已
不及見俄昏天自喪歸至祥除無競之悲痛如新求解溫
陵郡紱歸營寧事初少竒墓朱氏子壽溪之陳倉以丙午
腊月某日合葬嗟夫人患無子也有子也未敢望其成長
也成長也未敢望其秀美也若夫成長矣秀美矣望之如

如此之久成之如此之難奪之如此之速智足以知吾家
典型文獻之傳而不使之嗣守材足以在聖門言語政事
之科而不得以展究醫青春于長夜埋白壁于黃壤可悲
也夫少竒嘗語強甫白其語余為一慟無競名克遜今為
朝大夫直祕閣主管琮禧觀銘曰生而玉雪在余目也俄
而電電去余速也久而冰炭攪予腹也遽而松檟近余麓
也悲夫哀我命之不可續也

審淵弟

君名希深字審淵年五十五淳祐丙午九月甲子卒配林

氏三子吉甫南甫後伯兄都官二縣尚幼明年八月
丁酉某日塋君子延壽山之原大父諱朔父諱起晦仕昏
止館館閣年昏不登五十而在當世仁人志士之目君素
修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諧時人或以華藻發
身君悔少作不為或以機巧成家君無一錢貯入故又幽
而終凄然余觀發身者多合世而離道成家者屢損物而
喪德以此賢君敬君而于君之死尤致其悲也初兩麟臺
公立節高遺業薄小麟臺公當任子輒先愛弟君遂終老
布衣談者至以廉遜為迂嗟夫信斯言也顏回有屨空之

悔夷齊抱失國之恨矣彼戚君不過而又迂君之父祖者
烏足以裁量吾家哉君雖隱約以沒而吉甫與二季俱力
於學天將有時而定矣銘曰 昔在伯起清白傳子德公
所遺曰安而已清猶近名安則履常余嘗論之龐賢于楊
嗟乎審淵斯人之徙爾歸其全吾銘不誣

習靜叔父

淳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二明年丁未
十月壬午塋于芳林山之原配徐繼方子男三人歲擢丙
戌第宣教郎知由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天歲執先生之

喪以毀卒女三孫男六人性甫德甫餘尚幼先生諱彌邵
字壽翁著作公之季子蚤孤苦貧有手澤書教厨先生與
諸兄卧起其間飢以充饋倦以為枕後皆知名先生尤精
專一事一物未通求之弗指某字為某簡脫某義疑必反
復研尋歸之是而後已載籍以來莫不鈔纂而原本一出
于經其考論古今斷制義理壹以洙泗閩洛之語為準程
他人為之者或先傳而後倦或色取而行違惟先生真知
實踐自童至老堅確不變循々然有師匠之道焉慨々焉有父
兄之容焉始而宗族稱之久而庠序化之晚而一鄉一國

之人尊之凡里中佳子弟良士友多先生口講指畫之餘
也先生終歲杜門罕與人接惟曾經于陳公師復評史于
鄭公子敬問易于蔡公伯靜有易彙漢考讀書日記小記
深衣問辨杜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白西翁起家三世登
科第者八人五入館一特索先生獨褰裳掩鼻視若浼已
饗脫粟如太牢處陋巷如華榭舍後有古木鉅石先先置茅
其顛杖履曰一登臨著作公無十金之產一丘之田先生
安之寧困不枉道以求亨寧貧不害仁以求富少食于學
晚歲棄去郡博士來俞來致學俸卻不取太守眉山楊棟

于學創尊德堂以舍之先生不拒亦不留歲遇裡需先生
例授京秩告下憚先生不敢白屬纊猶為諸孫講南軒孟子
一章時楊侯使本道復 荐于朝而先生卒矣前壘克忱
哭請銘克莊哭吞曰禮幼不誅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夫
昔子長益堅皆自述其光世克莊常待罪太史凡當世山
林邱園之士皆得以秉筆記載况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
節逸民也銘之不可已也銘曰 貴人之所欲兮譽或損
而謗喧生人之所羨兮耄有及而智昏彥回期願至司空
兮適以辱其戶門轅固九十老布衣兮豈不賢于公孫吁嗟

先生天年之高兮天爵之尊其人雖亡兮其書則存

陳孺人

余既弔寒齋之廬同合哭且拜曰先君之墓文人幸書之
而揭于宰上也先母未也敢以請按孺人陳氏世為福清
人少警慧儒釋書多所通古今佳文皆記誦父母艱于擇
對年二十七歸于寒齋事舅尤孝辭氣容色之間寒暑飢飽
之節左右體察毫髮無違里之奉親者莫不以寒齋昆弟
孺人袖裡為法性儉質無袷服珍飭惟祭祀賓客極其隆
備寒齋將 官奉祠告寶章公曰與若婦謀之寒齋以

告孺人曰此吾素心也議遂決其卒以紹定辛卯腊月朔
日年四十六塋以壬辰二月某日墓在清遠里翁陂山二
子曰同日合昔魯公子固序列女謂後世學問之士徇于
外物者往往以家自累余味其言而深悲焉因思老萊黔
婁冀缺於仲子龐德公梁鴻之流皆避世無悶抗志不屈
豈時若人之賢哉其閨相之趣向如一雖菽食布被
饁耕辟纊采藥賃舂之陋安如富貴相敬如賓友嗚呼
此詩人彤管之所詠劉向屏風之所圖也孺人之事近之
矣始寒齋嘗語人曰士處世行吾志易耳未知妻子與吾

同好否既而終身隱約晚被詔書物色連疏選避不拜而
卒名全而節高以孺人相其始二子成其終也銘曰閨
房之秀山林之友同合之母寒翁之偶

方寧卿

余友方岩仲十年來以其王父寧卿大夫君宰上之銘屬余
余思鈍久不克就岩仲見輒面命別去隔江湖崩海書督
趣無虛歲余晚蒙恩放還故山岩仲又來責諾余瞿然謝
曰寧卿仁人志士也嚴仲孝子順孫也余雖耗荒其敢辭
按君家譜始居陳巖山至其烏山府君堯遷白杜傳三世

至二金紫公白杜之方益蕃長金紫諱峻生威武軍節度
推官元寀字道輔節推生隱君金隱君生南海尉吟尉生
迪功卽應君皇考也君諱子字若水擢淳熙丁未弟為漳
州長泰縣主簿秩滿闕陞從事卽知漳州寧鄉縣未上慶
元丙辰正月某日卒年五十嘉定壬申五月某日塋黃垞
山配徐氏後二十有六年卒祔焉一子伯佑二女適進士
李雄吳立義伯佑二女李壻皆已卒一孫岩仲也曾孫建
君在長泰太守朱文公諸王學君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
事文公令諸邑皆倣此舊取錢穀于陂塘以厚士君革去

以廢寺田代之邑有補足益始沿兵興敷借後以為常賦
它邑取諸牙兒君言長泰契錢僅當益額三之一餘均之
主客丁民力可哀文公為等第寬減又蠲僧寺子斗錢罷
科茶錢皆君發之龍岩斃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
浦有僧斃於佃人鞠驗皆曰服毒太守司諫鄧公委君
閱實卒佃伏誅二冤獲伸初筮薄俸散施相舊至無以具
歸裝與弟申友愛家人議拆先世田廬既具草君流涕不
忍視而止以君之行誼志業而僅得中壽早秩以死前輩
風流就盡後生耳目不接日遠日忘非後死者之責乎初

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哀君亦受業于文公夫
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法見摘叔孫以不荐弟子獲
怨方程朱盛時噓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
終老常調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生徒
掃景滅迹諱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傅不
已它師名也至于以隱遁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
嗟無和隨其與劬夫子之尚左慕林宗之墊用者異矣嗚
呼此固嚴仲之家學歟余文成于淳祐丁未距君卒五十有
二年堊三十有六年矣嚴仲名之秦踵也科方以荐者改

秩銘曰 吾家麟臺交不謫清其狀君行字之寔錄白君
訃傳深溪窮谷士有設位民皆野哭彼饑饉殘者慘于
蠶蝮生歛怨詛沒孰尸祝君位甚卑君齡尤促儒效迂遠
天道還復白楊欲枯丹桂載馥勉哉後人培之勿覆

方揭陽

方氏之始有積善好施聞于里中曰福平長者君其元孫
也曾祖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監和劉局篤于教子即家
為一經堂父達所交皆賢雋累贈中奉大夫君與仲氏寶
學公少同薦于郡開禧乙丑寶學擢上第君以濮却恩授

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持節利路挽君入蜀以親
養辭令香山有惠政舊以橫斂為常賦丁錢加取三百醋
息科鉅萬令乾沒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力以葺
輿梁增學廩調循州推官為龍州縣消逃籍錫月解丁中
奉夏紹定庚寅以荐者改秩知增城縣慶壽恩轉通直郎
丁母林令人憂服闋知揭陽縣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年
五十四孺人趙武翼即不叻之女一男選孫二女長適晉
江主簿劉強甫余子也次適陳機君然端凝無所營綜
而雅俗無通庶幾定而能應者然歷官僅九考二邑俱未王

其行事梗概如此自君歿孺人持家誨子有烈婦風以淳
祐丁未十一月壬申卒君于方山陂之原君與寶學皆孝
友過人以中奉之鍾愛季也盡推先人田廬與之君遂清
貧以死寶學既貴經伯紀季孀遺甚悉帥番禺五年念君
猶在戍土每曰塋必吾待俄而寶學終官下汜不克會塋
悲夫大輿字德厚銘曰君之位卑君之事微也然窮者達
之基也家者國之推也君之分棗而擇梨也與夫食檠而
拔葵也使之克之萬乘之國可讓萬鍾之祿可辭也惜乎
斯人之止于斯也

鐵庵方閣學

方氏自長官延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折居後埭
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劑局和
劑生達頓挫場屋中年三子玉立曰喜吾可以隱矣後以
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氏公其仲子也諱大琮字
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為南宮第三人授南劍州之學
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飭宮廟新器服上官送
某士拒不納去為江西漕幕平大闢決險訟兩造皆服時
幕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學直翁徐公尤知

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
山廬偕其孫曾款謁松楸祀八賢于學務以禮遜迪民割
悍革心丁中奉公憂知永福縣適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
發廩日不暇給然延政友士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
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思公自弱冠據高第著聲
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自悔匿抑首長調比再服闋五
十矣端平改元公至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
文應司農寺簿兼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守寺丞蘓民或
競圍田久不決有張椿年老為王府換佃堂帖下所給據

公時不可曰椿年小人直欲奪百姓餘惡知愛國愛王府
哉必行此胥吏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秘書郎兼景獻府
教授遷著作郎兼侍左郎宮除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曰
雲州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
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祠之事難以輕義二年御筆有
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拊愛
子屬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之憮然又
曰秦王子孫蕃盛今麥飯無主矣檜死勒燬致仕今班索
錫第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爾今一氣流行為妖星為渚

水為二相不成為諸閭不協判卒之變殿旅之闕昏盤氣
之流注激射也若一念之歉橫于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
盤鬱于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留將見精誠
感召此盞自弭別疏乞用嘉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
王之寬不雪它日所屬意者可保乎權姦之罪不討它日
豈無貪功者乎故極論天下大勢陛下宜自誓曰炎興半
守而猶牢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歐破欵之形必裁抑近
屬必檢覈官寺必不寬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
心聲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近遠雖

壞而未潰也不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權人材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籠公議天下之公議豈必過為調護君不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上曰擢卿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把握之力內為安意肆志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宮數十之宣一夕取辦五閭將暴佐露而近親獲節之命同日併拜襄蜀流殍而諸當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陛下倘以襄失蜀敗為恥必志于復襄保蜀以荆援淮危為憂必志于國疆

場以民怨兵愁為慮必志于護根本又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抹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等所及固息戀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怯臣是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七雪諫官孫甫為甚端起于女寵侈費亦曾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也臣身添此官目視此變所憂有甚于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直前奏事言陛下汲汲然責群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行欺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能畫富強之策歟羣臣又切切然望

陛下曰淮南之封尚稽論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群臣之所難責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改元復直前言朱熹嘗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楊時諸人可拯一半今天下之才皆危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極力剗鋤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饋太息徬徨之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英一為天所專一為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今日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向者清叟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

之曾幾何時範去內靳遣留之使外之交留之章聖意日異士氣日靡臣侍清光抗疏不勇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許臣去兼權直舍入院薰琳知滁州公言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尹與惟以火災乞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紹興懽鑄秩火後求言有李子道鄒雲從者上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對還曰昔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願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出岐王于外皆為先廟所斥今寡人寒士揣摹希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為戒及上親

政復故王爵召真魏洪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于是稍
有績前說者殿中使侍御史將覘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
為魁桀立殿上移時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
而杜門謂同志曰某陳省第一義艱矣猶懼記汪掌替書
侍陸年餘斥去乃覘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
觀俄起知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
官固辭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
食起視事首發常平賑糶自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
糶委寓事蔡君抗措置糶事且勉之日昔文公嘗以諸司

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粟
平糶者必言其狀于朝漕計命脉在鹽公務在大體福之
支邑不鬻筴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抱賊稅公曰備不可
斂人自食州鹽縣復抑賣蓮城科夫擔運永福縱卒搜捕
公悉禁止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畧安
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畧安撫使再任禮需
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進寶閣直學士
因任治先風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俸盡送三學按朱氏
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樽壘邊豆簋盞得編于鍾于南

恩鑄足之取石于英韶以為磬行釋菜者十鄉飲者三廣
俗過時不嫁曰老女無媒而合曰倦伴喪家享客曰尚齋
甯不喪而暴屍柩于野者長大不中筭者無男而立女戶
者減獲病死而誣生者皆曉以理義束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
原本貫穿禮法書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
摧鋒軍春衣錢舊水軍出戍借二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尅郡
計素窘公簡儉節縮為備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
長儒嘗會州用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
棲鉅麗為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園堂榭皆出新意營繕華

好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尚十餘萬公儒者未
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公初南轅或
曰傳長沙者畏卑濕收始安者歎瘠人之情也公此行能
鬱久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已重乎自
公去國大臣之明楊近臣之密啟羣臣之造辟士人之學
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久而改知隆興府
遣使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疾乙丑終于
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在鎮五年晨出治事
午未小憩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已病猶自力屬纊語不

及私官吏軍民如喪親戚朝野嗟悼吾黨相吊皆曰無以
繫世道屬人望矣遺表聞贈四官為通議大夫公娶林氏
侍郎簡肅公采之孫能與公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壘
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孫承務即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
瑞州新昌縣宋應先其壻也孫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
步相離授代有日命演入京銓注既發月餘而公捐棺演
觸三伏走萬里扶柩哀動行路里俗客死者不返舍演
獨奉公喪還第以某年鵬壬寅與碩人合祔祭壘皆用古
禮公少溫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特甚不以官達為

樂自號鐵庵平居學問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最納于言七
情之中所少推恕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
賁育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
卷公性孝友兄大輿弟大鏞早卒經紀孀幼恩義甚篤前
壘演奉家傳諫草來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曜軒王
公邁既上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集受讀而有感
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寐切則言者之身常
危以本朝教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最切攻新法陂公
最切陳瑤華道卿最切排和議淡庵最切是教君子者前

雖以凜流落後皆遇合光顯烈聖涵養作成之也端平以
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坑塲流落外使鄉部
帥巨屏內列法從陛下涵養作成之也始集得罪與公同
傳歷教宰輔皆峴中傷深未易解晚被收召辭不敢進及
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教人淹留將老矣惟陛下記者
上不以為忤即日出宸翰擢少蓬萊而待書惟攝詞掖矣
以上之于某如此知其於公無它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
自近善類有復合之理世道有將興之候矣烏虜天也銘
曰自偉哉方公士之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嚴

鐵壁玉尺入居遺補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
人物莫盛列國孔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盼遺
直惟公所立今之僑盼世無左氏賦此銘筆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十一

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五十一

五部公...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謝...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